

主编 阎长龄 赵敏

新天方夜谭

——二十一世纪报刊杂文选粹





二编

阎长岭 赵敏

新天方夜谭

——二十一世纪报刊杂文选粹



北京出版社

责任编辑:李建璞

封面设计:左右工作室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新天方夜谭/阎长龄、赵敏主编. - 北京:长征出版社, 2004

(二十一世纪报刊杂文选粹;第二卷)

ISBN 7-80015-969-8

I. 新... II. ①阎...②赵... III. 杂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015762 号

长征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阜外大街 34 号 邮编:100832)

电话:68586781

三河市印务有限公司欣跃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04 年 5 月第 1 版 2004 年 5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880×1230 毫米 1/32 18.5 印张

425 千字 印数:1-3100 册

定价:36.00 元

ISBN 7-80015-969-8/I·231

(本书如有印装错误,我社负责调换)



新天方夜譚

序

◎ 杨子才

进入新世纪,《杂文月刊》有了新举措:将国内报刊发表的为数众多的杂文,选其精粹,每年汇成一卷,以满足广大读者的需求。继第一卷问世之后,定名为《新天方夜谭》的第二卷,即将由长征出版社付梓。此卷包括了遴选颇精的170多篇作品。它的出版,对杂文界和读书界来说,都不失为一个喜讯——又有了一批思想性与可读性俱佳的年度新作。

无疑,《杂文月刊》连续推出杂文选粹,为的是促进杂文创作日趋繁荣。这个目的天经地义,却令我想起一桩往事。一次,我见到一位常写杂文的朋友,问他有何新作,他回答说:“搁笔许久了,写杂文难着呢!”追问原因,才知道他为了某篇杂文,被人好一番开导,劝他改换门庭,及早撂下那支秃笔为好。

我的朋友还谈及他之所以受到这份“厚爱”,乃是因为有人读了他那篇杂文,不知怎么总往自己头上想,最后干脆来了个“对号入座”;文中本来是泛指一般的,他看做是专指他本人;原本只不过是比喻劝勉的,他判断为指桑骂槐;那些关于历史典故的引述,他认定是借古人揶揄他这个今人;笔底柔声细语指出的个别缺憾,他说那全是出言不逊和意欲中伤……就这样,你说得



再多再委婉，也如同往铁疙瘩上浇水一样，压根儿不被吸收。

我的朋友还说，还有个别比“对号入座”者态度更生猛的人，干脆把杂文看做无益有害之物。比如，一位先生就以博学者的口吻说：“天底下有各种叫声：鸡啼唤人早起，狗叫令人警醒，布谷于初夏催耕，蟋蟀在三秋促织，灵鹊先知可以报喜，鸚鵡能言懂得迎客；惟独这写杂文的，说东道西，发出一片噪声，就像塘畔蛙鸣，静夜扰人清梦。”这位先生的结论是：杂文这劳什子最好莫看、莫听、莫载。

好一个“塘畔蛙鸣”！好一个“莫看、莫听、莫载”！

事情恐怕还不能如此了结。就中国而言，就现代而论，杂文日渐兴盛，已经六七十年了。它奖善惩恶、激浊扬清的独特功能，早已为国人所公认。如果此类有益世道人心的文字可以斥之为“蛙鸣”，那么，历代文献中的“蛙鸣”就太多了：西汉贾谊的《过秦论》是“蛙鸣”；东汉梁鸿的《五噫之歌》是“蛙鸣”；晋代鲁褒的《钱神论》是“蛙鸣”；唐代柳宗元的《蝘蝓传》是“蛙鸣”；杜牧的《阿房宫赋》是“蛙鸣”；宋代欧阳修的《五代史伶官传序》是“蛙鸣”；明代刘基的《卖柑者言》是“蛙鸣”……推而广之，世上一切具有说理、问难、解剖、褒贬、讽谕、劝诫、感言等性质与特征的诗、词、曲、文、赋，无一不是“蛙鸣”。对这诸多“蛙鸣”都“莫看、莫听、莫载”，今世和后世的读书人所拥有的东西岂不是太少了吗？

把写杂文的说成是“塘畔蛙鸣”，尽管这比喻意在贬损，但过去和今天的事实已一再证明，自然界没有“蛙鸣”，就没有月白风清的夜晚，就不成其为世界；社会生活中没有“蛙鸣”，就没有趋于真善美的文明与进步，同样不成其为世界。

行文至此，笔者还想起了春秋时郑国“不毁乡校”的史实。那时，“郑人游于乡校，以论执政”。但有人也把这种议论视为





“蛙鸣”，主张毁掉乡校，杜绝“噪声”。可子产却说：“人（们）朝夕退而游焉，以议执政之善否。其所善者，吾则行之，其所恶者，吾则改之，是吾师也。……我闻忠善以损怨，不闻作威以防怨。”由于子产允许人们议论风生，使郑国大治。为此，后人作古风一首赞曰：“不毁乡校郑国治，美誉笑骂皆乐知。自古居高听卑少，民之訾议是吾师。防川容易防口难，只堵不疏枉筑堤。惟有忠善能损怨，威压刑罚岂足恃？民之所恶即易辙，民之所善笃行之。”（《萤窗咏史诗》）

看来，还是鲁迅说得中肯：杂文很像显微镜，“边照秽水，边看脓汁，有时研究淋菌，有时解剖苍蝇。从高超的学者看来，是渺小，污秽，甚而至于可恶的，但在劳作者自己，却也是一种‘严肃的工作’，和人生有关”，因而它是不可缺少的。

《新天方夜谭》付印在即，主事者临时拉夫，要我写几句话置于卷首。年关迫切，人静夜深。“天接云涛连晓雾，星河欲转千帆舞。”我一灯独坐，信笔写了上面这些，是为序。

二〇〇三年十二月二十八日于北京





目 录

序 杨子才

“封建”抄 理 钊(1)

领袖的著作 辛 洋(4)

论辜负 束学山(9)

林间童话 杨子才(12)

消失的无忌童言 周云龙(15)

三个画圈的人 赵 牧(18)

你不□□谁□□ 杨 曲(21)

看泡起泡落 韩 湖(24)

失职的年代 丁 东(27)

好日子怎么过 池 莉(29)

牛并孙子着 李长江(31)

一部当代农村的百科全书 徐迅雷(35)

流行的并不粗鄙 焦国标(39)

新编《铡美案》 刘 征(42)

“皇帝文化”不是先进文化 郭树荣(45)

病态的愉悦感 亦 杰(48)

名声 梅桑榆(51)

牛奶能不能用 刘根生(54)

假货、信仰及其底线突破	狄 马(57)
“霸王别姬”新解	徐 康(63)
排队割阴茎	徐 强(67)
升级换代	祖丁远(70)
学会快乐	尚 昱(73)
漫说“滑吏”作风	季 音(76)
端午读屈原	王本道(79)
“样板戏”在百花丛中	房向东(83)
陈寅恪、“博士帽”及其他	童中贤(86)
冤枉自己	屈超耘(89)
下流与上流	曾纪鑫(92)
觚的闲话	李克因(95)
谁持裤衩当空舞	宋志坚(98)
丑陋的“成熟”	贺铭华(100)
废话的力量	苏 迪(103)
潜规则	谢 云(107)
“内圣外王”述义	何满子(112)
鸿鹄安知燕雀志	史 式(116)
人民代表中的另类异化	孙焕英(119)
这种缺失的可怕后果	秦 海(122)
泛侵略主义	黎 明(126)
当面奉承(外一则)	陈四益(130)
一把茶壶四个茶杯	王若谷(133)
代笔	邵燕祥(136)
猴子的教训	王得后(141)
吉尼斯病	司马心(145)
低级的错误与高级的无知	徐 冰(148)



腐败危及动物世界·····	任 蒙(152)
造脸工程·····	蒋子龙(155)
解读“正大光明”这块匾·····	谢 石(158)
春夜偶记·····	章 明(161)
牢骚满腹·雄辩症·····	王 蒙(164)
谎言的善与恶·····	章 采(166)
忠诚·····	肖复兴(169)
“万岁”故事·····	雷 颐(173)
“诲人不倦”者·····	朱振国(179)
优点零·····	毕淑敏(182)
心理残疾外化的悲剧·····	瓜 田(184)
“爱国贼”·····	郝烈山(187)
道德与阶级的起源·····	丫 丫(190)
哪来的“白区”·····	冯日乾(194)
窝囊的施罗德先生·····	周根苗(197)
如何面对历史	
——读报札记·····	邵燕祥(200)
神佛不佑佞人·····	刘绍楹(202)
悲悯的档次·····	大 卫(205)
武松打虎之后·····	陈文章(208)
道德无价·····	李志远(211)
谈谈“梦想成真”·····	邓 刚(213)
关于礼仪之邦之瞒和骗·····	田中禾(216)
十分之一是民生	
——前苏联败亡的主要谜底揭穿了·····	严 秀(222)
“最佳”有多佳?·····	罗青山(229)
一个官员到国外考察后的报告·····	汤礼春(232)





三点一线·····	邵建华(235)
大师·明星·猴·····	高 为(238)
叹五更	
——买官者的独白·····	刘 征(241)
伟大的士兵·····	陈大超(244)
政治秀·····	刘诚龙(247)
写在世界杯前·····	肖复兴(250)
古今跪事略考·····	左 泥(253)
洋指挥的愤怒·····	张桂辉(260)
“黑帮老大”爱国吗? ·····	侯志川(263)
法的断想·····	冯远理(266)
正义呼唤民主与法制·····	袁成兰(269)
“成熟”辩·····	谷长春(272)
过去的五年与未来的五年·····	汪金友(276)
并非笑话·····	司马心(279)
一念之差的“蝴蝶效应”·····	沈 丹(281)
假的比真的好·····	慕容紫薇(284)
“郝董”是谁? ·····	蒋子龙(287)
“空口道”·····	吴 非(289)
告别演说也精彩·····	杨学武(292)
龟兔赛跑之后·····	牟丕志(295)
刍议“引咎辞职”·····	从维熙(298)
民族主义与爱国·····	王艾宇(301)
杂感二则·····	孙立先(303)
也说“自己是个啥?” ·····	谢 云(306)
生活秘书花袭人·····	蒋元明(309)
清史“二名世”·····	吴 昊(312)



为何不开表彰会	杨洪立(316)
结合点	闵良臣(318)
宋清开店	袁 娟(321)
致崔永元的公开信	沈敏特(324)
海关关长为何成了“投资项目”?	刘绍樞(329)
罗斯福与“扒粪者”	雷 頔(332)
“收银机”的启迪	沈 杨(336)
愚蠢指数	刘 齐(338)
有一种爱让我们堕落	乐 朋(341)
“力排众议”的主谓宾	宋志坚(344)
我们为什么不会游戏?	余 杰(347)
说“民心”	王彬彬(351)
西游记新说	闫恩虎(356)
羡慕“无能总编”	刘秀品(360)
“举直错诸枉”	周振国(364)
反腐败姓什么?	黄一龙(367)
看笑话心态	刘洪波(371)
“小戈”的羞愧	张心阳(374)
窃取“公意”	张金岭(379)
读脸	巴 剑(382)
“新男性”	王乾荣(385)
适当培养自卑感	吴 非(388)
点击官场	劳 阳(391)
做好人其实并不难	商子雍(393)
秦熹修史	潘旭澜(396)
灶王碑	魏明伦(400)
后怕与前怕	滕朝阳(402)

不难糊涂	金陵客(404)
草堂随感录(三则)	牧惠(407)
官有所畏	沈峰(412)
新天方夜谭	邱贵平(414)
陶渊明辞职的猜想	吴黎宏(418)
“扯淡”琐谈	刘荣升(421)
为农民一辩	何满子(425)
“屁”文章浅见	郭振亚(430)
幸福的机会成本	樊纲(432)
拒绝“游戏”	刘海明(436)
蠢	冯景元(439)
也谈接吻大赛	舒展(443)
当表演步入盛世	毛志成(446)
附庸风雅的资格	慕毅飞(449)
长江,一个可能的文化灾难	冯骥才(451)
雪雁入社	侯国平(454)
嫉妒普京	岳建国(457)
民意闲谈时	张雨生(460)
得陇望蜀说“公选”	鄢烈山(466)
任贤勿信谗言	杨玉辰(470)
玩文化玩什么	夏和平(472)
小人	余牧雨(475)
“捧”是传家宝	谭延桐(478)
“摇晃论”	罗建华(481)
艺术家的价值	江帆(483)
“阶级”新概念	王乾荣(485)
权威的人化	陈四益(488)



保留秘书的 N 个理由	杨福成(491)
背叛信仰的启示	赵 刚(494)
亦谈接吻大赛	丁南乾(498)
龙多不治水 人多不得奖	小 川(501)
两个最不讲理的地方	大 雷(503)
知青不是一个符号	阮 直(505)
“起盗心”的追寻	符 号(509)
贪官的“政治表现”	彭开来(512)
泛“兽道”主义	周士君(515)
做戏	梅桑榆(518)
“慎独”与“慎黑”	陈鲁民(521)
解放农民 “盘活”中国	童大煊(524)
“帝王师”，文人的迷梦	黄 波(527)
拒贿与免俗	赵廷鹏(531)
娱乐新闻解读要旨	叶延滨(534)
嘴的断想	叶大春(537)
关于骡子的伦理	萧 森(539)
好奇心与偷窥癖	潘多拉(542)
新官箴	练洪洋(545)
王怀忠的政绩观	智 明(547)
掘妥诚信	刘心武(550)
盛世下的沉思	徐怀谦(553)
年关如“过关”	郭庆晨(557)
雅与俗	童 均(559)
词汇代人受过	伍立杨(563)
清廉是福	王学礼(568)
官和贼	杨光治(571)



新天方夜谭

“封建”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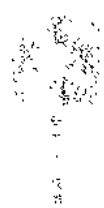
◎ 理 刖

“封建”，是极熟悉的词。上学时读的课本上有“封建社会”，且“自秦始皇至溥仪”长约两千余年；工作后学的文件，读的书报中又常有“反对封建主义”、“警惕封建意识死灰复燃”之类。然而，近来读了一点杂书，多次见到“封建”，但越来越觉得这早已耳熟能详的“封建”却模糊起来，有些雾里看花的感覺了。古语云：天下文章一大抄，而今也做一回“文抄公”罢。

陈致平先生在《中华通史》（花城出版社 1996 年版）中说：“秦统一中国后，全国置 41 郡，郡置守、丞、尉，分掌民事与军事。”“这些地方官都由朝廷直接任命，可以随时更调，不同过去封建制度下，世袭相守，私有其土，私有其民的诸侯。”“而地方上的一切军政经济之权都直接统一于中央。”“这项郡县两级行政制度，一直为后代所秉承。”（《中华通史》卷 2 第 25 页）由此可知，秦废封建于全国置郡县之后，“封建”已不存于中国了。

但何为“封建”呢？柳宗元在《封建论》中说：“周有天下，裂土田而瓜分之，设五等，邦群后，布履星罗，四周天下，轮运而辐集，合为朝觐会同，离为守臣捍城。”又读到罗建先生的《糊涂的“封建”》（《书屋》2001 年第 5 期），文中引有张荫麟先生《中国史





纲》中对“封建”的论述：“武王所肇创，周公所奠定的‘封建帝国’，维持了七百年。严格地说封建社会的要素是这样的：在一个王室的属下，有宝塔式的几级封君，每一个封君，虽然对于上级称臣，事实上是一个区域的世袭的统治者而兼地主；在这社会里，凡统治者皆是地主，凡地主皆是统治者，同时各级统治者属下的一切农民非农奴即佃客，他们不能私有或转卖所耕种的土地。照这样说，周代社会的社会无疑是封建社会，而且在中国历史里只有周代的社会可以说是封建的社会。”这里说得似乎更明白了。

刘邦立汉后，“汉承秦制”，但也有例外，那就是分封诸王。先封功臣为王，后又封诸皇子为王，即“非刘姓不得为王”。那意思是刘姓乃自家，只有忠心保汉，不会分裂朝廷——实行的是半郡县半封建的方法。可事与愿违，刘姓诸王后来也反起朝廷来了，所以到汉武帝时便使用权宜之计，“推恩分割”“酎金夺爵”，将诸王侯分土削权。到刘彻之后，汉朝所举的半个封建已是名存实亡了（《中华通史》第二卷 149 页）。这有事实为证。兴东汉的刘秀乃汉景帝之长子，长沙王刘发的五世孙。依“封建”的意思，那“长沙王”是要世代相袭的，但到刘秀的父亲刘钦时，虽只及四世，但已没了王侯之位，只好去做南顿县的县令。可见到这时，那半个“封建”已是名实俱亡了。

显然，自秦始皇到爱新觉罗末皇的两千余年间，并非封建社会，一些史学家如陈寅恪、胡适等人也从不称此段历史为封建社会，近来有人统计鲁迅的著作，也未见先生径用“封建”二字。可是，给这段历史摘去“封建”的帽子之后又何以名之呢？罗建先生转述李慎之先生之说，云：“依循政治制定位，李慎之先生认为可以其突出标志命名，乃‘杜撰’—英文名词 *empericism*，意为皇权专制主义。确实，两千余年，日月漫漫，或一个皇帝，或几个皇



帝,或此皇帝,或彼皇帝行的都是专制之道。”

但这又生出一个问题来:明明不是封建,为何硬要以封建名之呢?罗建先生在《糊涂的“封建”》一文中论述分析,但我觉得这一段话更接近其中的本质。在引述了李慎之先生的“皇权专制主义”一说之后,罗先生写道:“忽然多了一想:这帝制虽灭,却不断有人行独裁,行专制,偏偏是这些人自诩‘民主’、‘共和’,所以又不愿以‘皇权’、‘专制’为历代‘秦始皇’冠名,以免引发人们过于敏感,过于丰富的联想,也就不难理解了。”

抄文至此,我在想,近百年来一次次的“革命”,都在革“封建”的命,但革来革去,革的却是一具早已朽烂的枯骨;反“封建”,批“封建”,反、批的仅是一具皮囊;龙袍是打过了,可该挨打的并无丝毫的痛感。难怪“封建”至今仍然要反、批,原来如此。

原载 2002 年第 1 期《杂文月刊》



杂文月刊





列宁
著作

领袖的著作

◎ 辛 洋

不知是不是因为赫鲁晓夫当年被咱们视为“修正主义头目”的缘故,如今在我们的图书馆里很难找到翻译过的赫鲁晓夫文集,尽管当时的苏联“出版了不少他的小册子和讲话集”,后来变成“装潢精美的多卷本著作选”,“是人们听课、其中包括各种政治教育小组使用的必备教材”,但我们似乎还是拒绝了,就像当时苏联拒绝向我们提供一切经济和技术援助一样。

我找赫鲁晓夫著作不只是为了学习、了解他的“全面进入社会主义的理论”,更想知道他的著作和理论与他的个性、平时所阐述的观点以及语言表达习惯是否一致。

时间拂去了遮蔽在历史事实上的尘埃。其实,这位领袖人物当时正式出版的著作的内容与他平时的讲话、谈话、甚至重要场合的发言都有着许多不同或大相径庭。俄罗斯著名纪实文学作家尼古拉·津科维奇从历史档案中(包括会议记录和录音带等)寻求到这一事实。

赫鲁晓夫是一个很有个性的人,无论是说话还是做事,都表现出一种特立独行的性格,有时也夹杂着几分荒唐。他在第十五届联合国大会上的“皮鞋事件”就是其个性最好的展示。其

